

醒世恒言

仁就巧言
十位成壽計
方



這道人也
是來問你
店中甚麼
不平處
到這處了
心裏想
新舊人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奕棋

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

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
得方面大耳偉幹豐體年紀三十以外家貧落魄十
分淹蹇全虧着渾家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
頭上還裹着一頂破頭巾身上穿着一件舊葛衣那
葛衣又逐縷縷開了却與蓑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
這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疋布兒欲要討

人過日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窩說出來可不羞麼房德被抬白了這兩句滿面羞慚事在無奈只得老着臉低聲下氣道娘子一向深虧你的氣力感激不盡但目下雖是落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權借這布與我後來發積時大大報你的情罷貝氏握手道你的甜話兒哄得我多年了信不過這兩疋布老娘自要做件衣服過寒的休得指望房德布又取不得反討了許多沒趣欲待斷闊一場因怕老婆甯舌又利喉嚨又响恐被鄰家聽見反惹幌子敢怒而不敢言努口氣撞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走

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却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
忽地發一陣風雨起來。這件舊舊衣被風吹得颼颼
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栗子冒著風雨奔向前
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
門看時。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
個老僧誦經。房德便向右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著。
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
起來。却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牆上畫一隻食鳥
翎毛兒。翅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
天下有恁樣空。觀子的人。自己饑寒尚且難。還有甚

心腸却評品這畫的鳥來想道常聞得人說畫鳥先
盡頭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却又不畫完是甚意故一
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我雖不曉
此道諒這鳥頭也沒甚難處何不把來續完卽往殿
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
却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
剛畫時左廡那漢子就捱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
細一相咲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
足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秀才不消細問同在下
去自有好處房德正在窮困之鄉聽見說有好處不

勝之喜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却也不顧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彷彿這所在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个長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聲喏房德心中說道這兩個漢子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這里是誰家二漢答道秀才到襖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裡二漢原把門撐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荆榛滿目衰草漫天乃是個敗落花園邊旁曲曲轉到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

上裡邊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拳長臂大，面
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下笑來，道：「秀才請進。」
房德暗自驚駭，道：「這班人來得曉，且看他有甚話。」
說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檯上坐下，問道：「
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
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
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
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
好漢，讓他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牆上，畫
不完的禽鳥，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

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興隆，天遣个英雄好漢補足。這烏鵲便迎請來爲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真命寨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个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麼？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个一溜烟跑向後邊去了。房德聞言道：原來這班人却是一夥強盜。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樣事？答道：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衆人道：却是爲何？房德道：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个出身日子。

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
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
時就是李太白恁樣高才也受了他的惡氣不能得
中若非辨識番書恐此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
冒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
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門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
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掌盤何等快活散誕倘
若有些氣象時據着個山寨稱孤道寡也難得你房
德沉吟未答那漢又道秀才十分不肯時也不敢相
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這却

莫恠都向靴裏取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倒退下十數步來。道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從不從一言而決，有甚商量？」房德想道：「這般荒僻所在，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得，且哄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去，出首罷。等計已定，乃道：「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衆人道：「不打緊，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房德道：「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節今已是一家，當以弟兄相稱了。」快將衣服來與大哥換過，好拜天恩，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一

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着扮起來，成備比前更是不同。衆人齊聲喝采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盤，就是皇帝也做得過。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本來是個貧士，這般華服，從不曾着體。如今忽地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爲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恁樣平常學問，真個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班人受用了。』又想起見今恁般深秋天氣，還穿着破葛衣與渾家要疋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卽告。」

親識又並無一個肯慨然遇濟看起來。到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穿着，又推我爲主，便依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得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亂想，把腸子掙得七橫八豎，疑感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擡出一口猪，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挿血爲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爲交，各叙姓名。少頃，擺上酒餚，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醖，恣意飲啖。房德日常不過黃蘗淡飯，且自不全間或覓得些。

打楊國忠
無如者
五五也

酒肉也不能勾起心醉飽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
且又衆人輪流把羹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花眼
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
做這樁事了想道或者我命裡合該有些造化遇着
這班弟兄扶助真个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
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即便罷手料必無
人曉得然後去打楊國忠的關節覓得个官兒豈不
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喫刀喫剮亦所甘
心也強如擔餓受凍一生做個餓草有詩爲証

風雨蕭蕭夜正寒

扁舟急棹上危灘

也知此去波清惡

只爲饑寒二字難

衆人盃來盞去直喫到黃昏時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个利市衆人齊聲道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窠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况且又在城外沒有官兵巡邏前後路徑我皆熟慣上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爲何如衆人喜道不瞞大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却與大哥暗合足見同心卽將酒席收過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一齊繫縛起來但見

白布羅頭，綳鞋，光脚，股上抹黑，抹紅，手內提刀，持斧，袴裙，剛過膝，半拴裏肚，袖襖，却齊腰緊纏，搭膊一隊，么魔，來世界，數羣虎豹人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捱至更餘，天氣出了圍門，將門反撐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家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鉷，責令不良人捕獲，又撥三十名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正撞在網裡，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着火。

把照耀渾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并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鳴鑼吶喊各執棍棒上崗擒拿莊前莊後隣家聞得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已聚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拚命砍殺殺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者儘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一齊繩穿索縛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銍發下畿尉推問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向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爲李林

甫揚國忠相繼爲相如賢嫉能病國殃民屬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幾尉品級雖卑却是个刑名官兒凡捕到盜賊俱屬鞠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幾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引典來俊臣索元禮輩下有名色的極刑是那幾般名色有西江月爲證

犢子懸車可畏驢兒拔棹堪哀鳳凰猶翅命難捱童子參禪魂拌王女登梯最慘油人紫果傷哉獼猴鎖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是權要嚙北希承其旨每事不問情真情枉一味嚴刑鍛鍊羅織成招

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知所送
 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別不同，專尚平恕，
 一切慘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
 冤獄。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
 強盜五六個，戮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
 堦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材雄偉，丰彩
 非凡，想道：「恁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
 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并王家莊客，問了破劫情
 緣，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俱係當時就擒，不
 待用刑，盡皆款伏。又招出黨羽竈穴，李勉卽差下良

人前去描緝，問至房後，乃俯匐到案前，含淚而言道：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盜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戚處告貸，爲雨田于華雲寺中被此輩以計誘惑，逼人夥出于無奈，遂將畫鳥及人影前後事一一細訴。李勉已是惜其村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便有意釋放他，却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泯。況是上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叱喝下去，分付俱上了枷杻，禁于獄中候拿。到餘黨再問，砍傷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發落衆人去後，卽喚獄卒王太進衙，原來王太昔年因誤觸了本官被

以聖人
忠有故

誣構成成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
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托，無不盡力。爲此就叅他做
押獄之長。當下李勉分付道：適來強人，內有个房德。
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傑。
有心要出脫他，因礙着衆人不好。當堂明放，托在你
身上。覷个方便，縱他逃走。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他
遁與贈爲盤費，速往遠處潛避。莫在近邊，又爲人所
獲。王太道：相公分付，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却
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卽引妻小躲入我衙中。
符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

右做個親隨，豈不强如爲這賤役？王大道：「若得相公收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將銀袖過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于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王太獨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交與房德，不勝感激道：「煩禁長哥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作大馬，酬恩。」王太道：「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禁長哥指教，敢不佩服。」捱到傍晚，王太眼同衆牢子

將衆犯盡上囚床。第一個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觀衆人正手忙脚亂之時。捉空趕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攙他出去。房德拽開脚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扶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幾尉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兀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爲天子寵任。收羅豪傑。何不投之。遂取路直下范陽。恰好遇着个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專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村。出衆談吐。

投機遂留于部下房德住了幾時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拚破天羅地網

撇開悶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

回頭却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付衆牢子好生照管將匙鑰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着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時枷鎖撇在牢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怎樣緊緊上的刑具不知道處囚怎地捱脫逃

走了，却害我們典屈官司，又不知從何處去的。四面張望牆壁，並不見塊磚瓦落地，連泥屑也沒有。一些奔道：這囚昨日還哄畿尉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手。內中一人道：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稟官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太家，見門閉着，一片聲亂敲。那里有人答應？間壁一個隣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那有這事？鄰家道：無過止這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睡成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盡力把門幾開，原來把根木子反撐的，裡邊止有

幾件粗重家火，並無一人。牢子道：却不作難他爲甚？
麼也走了？這成囚莫不到是他賣放的？休管是不是，
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
望畿尉衙門前來。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稟
知。李勉佯驚道：向來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胆，
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緝訪。
獲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脩文報府王
鈇，以李勉疎虞防閑，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爲民，一
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誥，收拾起
身，將王太藏于女人之中，帶回家去。

不因濟困扶危意 肯作蕩亡匪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却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鄉中親率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貧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并兩個家奴尋訪故知由京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徑相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頭踏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迴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阜蓋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

不是別个，便是昔年釋放的房德。乃道：相公不消避，得這縣令，就是房德。李勉聞言，心中甚喜道：我說那人是个未遇時的豪傑，今却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想道：我若問時，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索報了。莫問罷。分付王太，禁聲，把頭回轉，讓他過去。那房德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李勉還禮道：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說那里話，難得恩相。

至此請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其意殷勤，答道：「既承雅情，當暫話片時。」遂上馬並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個書院中來，分付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個心腹幹辦陳顏在門口伺候。一面着人整脩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于後槽喂養。行李卽教王太等搬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衙中喚兩個家人來伏侍。那兩個家人一個教做路信，一個教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入去，只因他平日月稱是宰相房玄

齡之後在人前矯炫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題起昔日爲盜這段情由，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破人恥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却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窓榻明亮，正中掛一幅名人山水，供一個古銅香爐，爐內香明穗郁。左邊設一張湘妃竹榻，右邊梁上堆滿若干圖書，沿窓一隻几上擺列文房四寶，庭中種植許多花木，鋪設得十分清雅。這所在乃是縣令休沐之

處故爾恁般齊整。且說房德讓李勉進了書房。忙忙的搬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納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成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贈盤纏。遁迹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卽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是個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并能起來。又向王太禮謝。引他三人到廟房中坐地。又叮嚀道。倘隸卒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會。會得房德復身到書房中。扯把特兒。打橫榻。借道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戴。未

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李勉道足下一時被陷
吾不過因便幹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獻茶已
畢房德又道請問恩相陞在何任得過敝邑李勉道
吾因釋放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
故遍遊山水以暢襟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頗太守
路經于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
房德道元來恩相因其之故累及罷官某反荷頗竊
祿于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爲義氣上鮮身家尚
然不顧區區卑職何足爲道但不識足下別後歸于
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脫獄逃至范陽幸遇故

人引見安節使教于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卽署此縣尉之職近以縣主身故遂表某爲令自愧謏陋菲才濫叨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李勉雖則不在其位却素聞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他表舉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故就他請教上把言語去規訓道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成生利害之處總有轉機在前斧鑕在後亦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爲匪人所惑小利所誘頗爾改節雖或僥倖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個主意莫說爲此縣令就是宰相亦儘可做想過房德謝

道恩相金玉之言其當終身佩銘兩下一通一答甚
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稟筵宴已完請爺入席房德起
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
下席移過左倚李勉見他要倚坐乃道足下如此相
叙反覺不安還請坐轉房德道恩相在上侍坐已是
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吾與足下今已爲聲氣之友
何必過謙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盃盤
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
筵席盃盤羅列非常豐盛

雖無炮鳳烹龍

也極山珍海錯

當下賓主歡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等另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此時二人轉覺親熱，攜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分付路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親自施設褥褥，提携溺器。李勉扯住道：「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爲？」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鏡，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爲勞？」鋪設停當，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在側，相信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爲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胆，各道生平志願，情投契合，遂爲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盡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

僚官聞得都來相訪、相見之間、房德只說是昔年曾蒙識薦、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話休煩絮、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埋事、也不進衙、其侍奉禮承、就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他這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那里肯放、說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須是多住幾月、待某搬夫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誤了許多政務、倘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去心已決、

強留于此反不滿意房德料道留他不住乃道恩相
既堅執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
期明日客治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後日早行何如李
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喫
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只因這畜有
分教李畿尉險些兒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

無管心自足

話分兩頭却說房德老婆貝氏昔年房德落薄時讓
他做主慣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喬主張此番見

老公喚了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門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惱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問道。外邊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當面錯過。幸喜我服快瞧着。留得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特來與你商量。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那里什麼大恩人。房德道。哎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叢尉李相公。只爲我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于此。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里。貝氏道。元來是這人。座。你打帳送他。

多少東西房德道這個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
重酬報貝氏道送十疋絹可少麼房德呵呵大笑道
奶奶到會說要話恁地一個恩人這十疋絹送他家
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个惡官家人尚沒處一
注賺十疋絹一个打抽鹽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
娘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疋快些打發
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說出恁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
了我性命又賁贈盤纏又壞了官職這二十疋絹當
得甚的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疋絹還不捨得的
只爲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已靠做天

為何寄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
不測

大的事了。房德兀自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故意道：「一百疋何如？」房德道：「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貝氏見說一百疋還只勾送王太，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疋，纔尉極少也。送得五百疋哩。」房德道：「五百疋還不勾。」貝氏怒道：「索性湊足一千何如？」房德道：「這便差不多了。」貝氏听了這話，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呸！想是你失心風了，做得幾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却來得這等大落恐。怕連老娘身子賣來還湊不上一半哩。」那里來許多絹送人？房德看見老婆發瘋，急便道：「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

就着惱貝氏，裏道有甚商量。你若有目去送他，莫向我說。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撮去。」貝氏道：「噴噴，你好天大的胆兒。」庫藏乃朝廷錢糧，你敢私自用得的。倘一時上司查核，那時怎地回答？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時沒處設法。」却怎生處？坐在傍邊躊躇，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恁般厚禮，就似割身上肉，也沒這樣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個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个捷徑法兒在此，到也一勞永逸。」房德認做好話，忙問：

甄評是

道你有甚麼法兒見貝氏答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戲个方便結果了他性命不乾淨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只爲與你討正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兒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捨了自己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反教傷害恩人于心何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着笑道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听了沒理時便不要听何消大驚小怪房德道你且說有甚麼理貝氏道你道昔年不肯把布

與你至今恨我麼。你且想我白十七歲隨了你。日逐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兩疋布。真个不沾得。因開得當初有个蘇秦。未遇時。令家作爲不禮。激厲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却遇這強盜。又沒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麼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爲義氣上放你麼。房德道。難道是假意。只氏笑道。你枉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化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況與你素無相識。

且又情真罪當，怎肯捨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個重犯？無非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贓物窩頓，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順，將些去買上場下這官，又不壞又落些入己，不然如何？一夥之中，獨獨縱你一个，那里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烟走了！他這官又罷休，今番打听著在此做官，可，可的來了！屈德搖首道：「沒有這事。」當初放我，乃一團好意，何嘗有絲毫別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怕誤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見，不要疑壞了人。其氏又嘆道：「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為真？」

不要論別件。只他帶着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了。房
德道。帶王太同行。便怎麼。貝氏道。你也忒殺憐。懂那
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真了。這王太
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却跟
着同走。若說把頭掉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觀。你可
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
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房德道。他那里肯住。是我再
三苦留下的。貝氏道。這也是他用心處。試你待他的
念頭。誠也不誠。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
第一聲。漸生疑感。沉吟不語。貝氏又道。原來這恩是

報不得的。房德道：「如何者不得？」貝氏道：「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兒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做下賴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餽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爲強。」今若不依我言，事到其彼悔之晚矣。」房德聞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他却從無一字題起，恐沒這心腸。」貝氏笑道：「他還不曾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話的。」還

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縱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
保了房德道却是爲何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萬
分親熱衙門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
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裏的口嘴
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定然當做新聞互
相傳說同僚們知得總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誹議也
經不起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住這個還算小可
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是好友到彼難道不說自
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惟且又是他
屬下尚被通河北一傳連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時

可不依舊落薄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
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
消息故此暗地可啐王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
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思念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
是奶奶見得到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
門人通曉得明日不見了豈不驚感況那尸首也難
出脫貝氏道這個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個心腹人
答應其餘都打發去了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
差人刺成然後把書院放上一把火燒了明日尋出
些殘尸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那時人只認是火

燒灰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道此計甚妙便要起身
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
說得入港又改過念來乃道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
一回出去房德依着老婆真个住下有詩爲証

猛虎口中劍

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說
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緝匠專意揀唆老公害
人全不提防有人窺听況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
恣意調唇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聞得貝氏焦躁

此中乃有
人上矣
船帆五矣

便覆在間壁牆上。听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
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細。到喫了一驚。想道：「元來我主
人曾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將仇報。
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奴
僕之輩。倘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成得快了。此等殘
薄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浮屠。何不放了這四人。也是一點陰騭。却又想道：「若
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遂取些
銀兩。藏在身邊。覷个空。悄悄閃出私衙。一徑奔入書
院。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于檻上。執着扇子打

肫也不去驚醒他。竟走入書室看王太時。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信走近案傍。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來所聞一一細說。又道。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走。少頃就不能免禍了。李勉听了這話。驚得身子猶如甲在冰桶裏。把不住的寒顫。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當厚報。決不學此負心之人。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聲。恐支成听得。走漏。

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我走了遺累足下。于心何安。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遠遁。不消慮得。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轡。李勉道。你乃大恩人。怎說此話。遂叫王太。一連十數聲。再沒一人答應。跌足叫苦道。他們都往那里去了。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又道。馬匹俱在後槽。却怎處路信道。也。寺小人去哄他帶來。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檻上打聽了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那也不在。元來支成登東廂去了。路信只道被他所得。進衙去報。

房德心下慌張。覆轉身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支仁聽見去報主人了！快走罷！等不及管家矣！」李勉又喫一驚，半句話也應答不出。棄下行李，光身子同着路信，踉踉蹌蹌，搶出書院。做公的見了李勉，坐下的都跣起來，李勉兩步并作一步，奔出儀門外。見有三騎馬繫着，是侯縣令主簿縣尉出入的路信。心生一計，對馬夫道：「李相公要往西門拜客，快帶馬來。」那馬夫曉得李勉是縣主貴客，且又縣主管家分付，怎敢不依連。忙牽過兩騎馬，李勉剛剛上馬，土太撞至馬前，手中提着一雙麻鞋，問道：「相公往何處去？」路信

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門拜客你們通到那里去了王
太道因麻鞋壞了上街去買相公拜那個客路信道
你跟來罷了問怎的又叫馬夫帶那騎馬與他乘坐
齊出縣門馬夫在後跟隨路信分付道填刻就來不
消你隨了那馬夫真个住下離了縣中李勉加上一
鞭那馬如飛而走王太見家主恁般慌促正不知要
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兩個家人也各提看麻鞋
而來望見家主便問在半邊問道相公往那里去李
勉道你且莫問快跟來便了話還未了那馬已跑向
前去二人負命的赶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門早

有兩人騎着生口，從一條巷中橫沖出來。路信舉目觀看，不是別人，却是幹辦陳顏，同着一個令史。二人見了李勉，滾鞍下馬，聲喏。路信見景，生情，急叫道：「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生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李勉暗地意會，遂收韁勒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陳顏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生口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歡喜，指望在本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語，可有不肯的理。麼連聲答應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兩個家人帶跌的趕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鞍轡遞與兩個家人上。

了馬隨李勉趙出城門縱開絲韁二十個馬蹄如撒
銀相似循着大道望常山一路飛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籠飛綵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廂轉來烹了茶捧進書
室却不見了李勉只道在花中行走又過等一過
也沒个影兒想道是了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
舒暢往外間遊去了約莫有一个時辰還不見進來
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來
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點出衙
恰好遇見支成問可見路信麼支成道不見想隨李

相公出外間走去了。房德心中疑慮，正待差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曾見李相公麼？」陳顏道：「方纔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里去拜客。連小人的生口都借與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个馬，飛跑如雲，正不知有甚緊事。」房德听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覆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知得。那婆娘听说走了，到喫一驚，道：「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事來了！」貝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

事到其間說不得。料他去也不遠快喫幾个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隨喚陳顏進衙與他計較。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起承奔走，那殺人勾當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師動衆，教他一个也逃不脫，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策。」陳顏道：「小人間壁一月前有一个異人搬來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喫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蹊蹺，行踪詭秘，有心去察他動靜。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錦袍躍

馬而來從者數人，逕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下問那從者，實主姓名，都不肯說。有一人情對小人說：那人是个劍俠，能飛劍取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且是極有義氣，曾與長安市上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踪於此。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可不好麼？房德道：此計雖好，只恐他不肯。陳顏道：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已相求，定不推托。還怕連禮物也未必肯受哩。只氏在屏後听得，便道：此計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將多少禮物送去。陳顏道：他是个義士，重

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一力撙節，就備了三百金禮物，大色備晚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進元來，却住在一條小巷中，不上四五家鄰舍，好不寂靜。陳顏留房德到裡邊坐下，點起燈火，回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未曾到，走出門口觀望。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爛醉，東倒西歪的，撞入屋裡去了。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更要屈膝與他。」這事方纔，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向門上輕輕扣上兩下，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

各道本縣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那人帶醉說道：「皆這里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關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話。」那人道：「若要緊去縣，誰个耐煩有話明日來說。」房德送略話片時，即便相別。那人道：「既如此，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兒，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點着燈燭，安爐。房德卽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荆深慰平生。」那人將手扶住道：「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房德道：「况啗並非什麼義士，不要錯認了。」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

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爲斗酒之資望乞啣留那人咲道咎乃閭閻無賴四海爲家無一枝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恁般厚禮却是爲何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咎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房某負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个好男子有肅政剏卿之技故敢斗席叩拜塔下望義士憐念

房某含冤負屈，少展牛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歿不忘大德。那人握手道：「我說足下認錯了，咱資身尚且無氣，安能爲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通小可。設或被人聽見這話，反連累咱家，快些請回言罷。」轉身先向外而走。房德上前一把扯道：「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祛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冷眼瞧了這个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足下真个有冤麼？」房德道：「若沒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道：「既恁樣，且坐下，將冤抑之事并仇家姓名。」

今在何處，糾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遂對面而坐。陳顯支成站于傍邊，房德捏出一段假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指爲盜，百般毒刑拷打，陷于獄中，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皆被人知覺，不致于死。幸虧後官審明釋放，得官此邑。今又與王太同來，決制索詐千金，意尤未足。又串通家奴暗行刺事，露道來連此奴輩去奔往常山，要唆顏太守來罷布把一片說話，點點得十分利害。那人所畢，大怒道：「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咱家豈忍坐視？」定下月請回縣，在咱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爲足下報仇。夜半到

衙中復命房德道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
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道：「咱一生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那個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咱也不受。」說猶
未絕，飄然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衆人
驚得目瞪口呆，連聲道：「真異人也！」權將禮物技回，待
他復命時再送。有詩為證：

報仇憑一劍

重義藐千金

誰謂好雄舌

能違烈士心

話分兩頭。且說王太同兩個家人，見家主出了城門，
又不拜甚客，只管亂跑，正不知爲甚麼。放一口氣，就

行了三十餘里，天色已晚，却又不尋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趁着月色，不顧途路崎嶇，負命而逃，常恐後面有人追趕，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官趙向前去，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個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內又饑，馬也漸漸行走不動，路信道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個宿處，明日早行，李勉依言，徑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閉門無處可宿，直到市梢頭，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還在那里收拾家伙，遂一齊下馬，走入店門，將生口卸了鞍轡，繫在

槽邊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揀一處潔淨所在，與我們安歇。店家答道：「不瞞客官說，小店房頭沒有個不潔淨的，如今也止空得一間在此。」教小二掌燈引入房中。李勉向一條板檯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王太恐不住問道：「請問相公，那房縣主慳慳苦留，後日撥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却反把自己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回來，是甚意故？」李勉嘆口氣道：「汝那知就裡，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矣。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辛苦？」王太驚

聞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人見他們五人五
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
脚色說道衆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
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話
頭甚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乃將房德爲盜犯罪憐
其材貌暗令王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雷回
厚款今日午後回衙听信老婆謔言設計殺害虧路
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王太听了這話連
聲唾罵負心之賊店主人也不勝嗟嘆路信道主人
家相公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喫了睡一覺好起

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床底下忽地鑽出一個大漢渾身結束手持七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到口稱壯上饒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張自有話說管乃義上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適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起陷謀他性命求管來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狼心狗肺負義忘恩早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道莫謝莫謝管暫去便來卽出庭中登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

縮不上去，不知再來，還有何意，懷着鬼胎，不敢睡臥，連酒飯也喫不下，有詩爲証：

奔走長途氣上冲

忽然床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懇懃訴

喚醒奇人睡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喜得滿臉都是笑，磨連忙整備酒席，擺在堂中。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俟候到三更時分，忽听得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舉目看時，恰便是那義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

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方欲做問，只見那義士怒容可掬，蹙地掣出匕首，指着罵道：「你這負心賊子，李鐵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報効，反听婦人之言，背恩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却又架捏虛詞，哄啗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啗也陷于不義。剛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啗這點不平之氣，房德未及指辨，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時且是會話會講，到此心胆俱裂，一張嘴猶如膠漆粘牢，動彈不得。義士指着罵道：「你那潑賤狗奴，不勸丈夫爲善，反教他傷害恩人。我且看你

肺肝是怎樣生的托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腳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捺住兩腿這婆娘連耳義士驚命今後再不敢了那義士罵道潑賤淫婦啗也刊肯餓你只是你不肯饒人提起七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臍下將七首脚在口中雙手拍開把五臟六腑掘將出來血漚漚提在口中向燈下照看道啗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遂搬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顆頭結做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七首提起革囊步出房中踰垣而去

說時義胆包天地

話起雄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主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衆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上放下革囊說道負心賊已被帶劍腹屠腸今擄其首在此向革囊中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翻身下拜道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義士笑道嚙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頃嚙從床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逢竟以床下義士相呼便了道罷向懷中取出一包藥兒用小指甲挑少許彈于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挽之不及須臾不

知所往。李勉見棄下兩個人頭，心中慌張，正在擺布，可霎作怪。看那人頭時，漸漸縮小，須臾化爲一搭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錢鈔，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說話的據你說，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這義士又無生口，如何一夜之間往返如風？這便是前面說起頃刻能飛行百里，乃劍俠常事耳。那義士受房德之托，不過黃昏時分，比及追趕李勉，還在途中馳驟，未曾棲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往一來，有風無影，所以伏于床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劍術妙處。且說李勉當夜無話，次日起身，又

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遂留于衙署中安歇顏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駭異。過了兩日。相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由申文到底。元來是夜陳顏支成同幾個奴僕見義士行兇。一個個驚慌鼠竄四散。潛躲。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個沒頭尸首橫在血泊裡。五臟六腑都擱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早上罷血一毫不失。一家叫苦連天。報知主簿縣尉俱喫一驚。齊來驗過。細詢其情。陳顏只得把舅德要害李勉。求人行刺始末說出。主

簿縣尉卽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顏作罪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開動合縣人民都跟來看到了陳顏開壁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却見一個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他面上怕有干礙二則又見得縣主簿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夜半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兩下周全其事一面買棺盛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專制知得殺了房德豈不去了一個心腹倒下回文著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個消息恐怕

纒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回歸長安故里恰好王拱
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不
上半年卽陞監察御史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
一人身束黃衫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望着節導
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却是昔日
狀下義士遂滾鞍下馬鞠躬恭道義士別來無恙那義
士笑道虧大人還認得咱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
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少叙義士道咱另日竭誠
來拜今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何
如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个小角

門內人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雲漢。奴僕趨承不下數百。李勉暗時點頭道。真是個異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勝于王侯。喫出家樂在庭前奏樂。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帶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沂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職。詩云。

陸世恒下

卷三十一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拈下土

人間遍取不平人